H. H. MU CHINESE LIBRARY

##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

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

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僰之與
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求强者
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
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
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
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
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麤陳其略蓋世必有非
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
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

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
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
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
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
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修誦
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
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
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
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
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
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
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
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
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
其所今獨蜀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
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

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

鳴和鑾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
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
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
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
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 獄中上梁王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

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

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
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
人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腳
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
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
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
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
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
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

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

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强覇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强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覇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

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

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

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 上諫吳王書

枚乘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

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竆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郤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

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自何來哉泰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紞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礲底厲不見其損有

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絫行不
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
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諫擊匈奴書　　魏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

子共犬羊之衆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 報任安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愼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已者用女爲悅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

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

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
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秦趙良
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
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
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
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
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
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
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

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常厠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

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

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氈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躳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

士大夫絕少分甘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

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暦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　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

辱辭令其次屈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
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
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
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
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
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
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
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隷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
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强顔耳曷足貴乎且

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
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
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
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
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
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
也强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
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
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

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
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
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
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
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
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
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
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
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

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

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彫瑑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秪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 禮書

司馬遷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

之琢磨珪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紘
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
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
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
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
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
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
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
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

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

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叛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

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
云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
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
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
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
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喋其貌誠高
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隊故繩誠陳
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

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
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
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
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
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
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
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
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
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

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旁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 伯夷傳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旣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槪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
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
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
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
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
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
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
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

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

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
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
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
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 屈原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

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

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入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知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

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漁父之辭懷沙之賦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嘆慨兮世旣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旣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旣死之後楚有宋玉唐有景差之徒者

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 儒林傳叙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脩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

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

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亾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

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

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
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
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
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
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
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禮
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

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

石貳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貳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

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
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
請著功令餘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
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 游俠傳叙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巳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巳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巳存亾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

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然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

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
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而不顧世此亦有
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
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
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
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
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
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
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

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亂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 論伐匈奴書

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
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
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
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
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爲
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丁男以守北河暴兵
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
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

下飛芻輓粟起於東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聚數十萬人

雖有覆車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亾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寢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聞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

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

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
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
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竝進遂及飛廉惡
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瑑
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
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
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
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
即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

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氣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

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主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武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

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
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
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
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
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
苑囿塡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
耆民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
下大洽陰陽調和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
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

集麒麟在郊甘露旣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
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
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
曰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
也